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铁道游击队

TIEDAOYOUJIDUI

知 侠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铁道游击队

TIEDAOYOUJIDUI

知 侠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铁道游击队/知侠 著;刘真桦 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5

(红色经典励志中国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647 - 3

I. 铁... II. ①知... 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缩写本 IV 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9584 号

铁道游击队

作 者	知 侠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5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0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

抗日战争期间，山东境内枣庄、临城、津浦干线一带，有一支活跃的铁道游击队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敌占区对日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、英勇机智的斗争，把敌人闹得天翻地覆，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

铁道游击队



第一章 夜谈敌情

鬼子来了以后，中央军跑了，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，和八路军游击队会合，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。

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，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。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王强。刘洪坚决勇敢，王强机动灵活。他们都是当地人，自小在这里长大，不但熟悉煤矿而且熟悉铁路，还练出扒火车的本领。

这天傍晚，烟雾很大，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，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蹿着火苗。远远望去，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。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，在电灯下闪闪发光。

西车站 在枣庄的西部，这里有个陈庄，百多户人

家，大都是下窑的工人、车站上的脚夫，还有几家炭厂。因为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，车站上有鬼子，所以天一黑，街上就没有人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一个人影，绕过两个焦池，来到一家大门前，推开门进了院子。

“老王哥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个浓眉方脸的人，眨着黑黑的小眼，从屋里走出来，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。黑影里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农民打扮的人。

“我！从南乡来的！”客人走过来，抓住主人的手说：“老王！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主人是王强，他二十四五的年纪，把头伸到对方面前，仔细打量着，又拉到灯亮处一看。

“啊呀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周！真想不到呀！”王强扬着浓黑的眉毛，咧着嘴巴狠狠地双手抱住了老周的臂膀，把他拉到屋里说：“你先在这里坐一会，我去找老洪，马上就回来！”

老洪就是刘洪，因为在一块时间长了叫顺嘴了，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。他和王强被派到枣庄以后，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。

不一会，王强回来了，一手提着瓶酒和一大包熟牛肉，另一手提了一包烧饼。

“找不到老洪！咱不等他吧，你饿了吧，一边吃一边说话，老洪回来会叫门的，你啥时回来的？山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回来四五天了，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，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，编为三营，我哥周震当营长。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，又常和我们摩擦，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，又要防鬼子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。咱们部队刚成立不久，武器不齐全，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，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跳过来休整一下，再投入战斗。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，插到这敌据点附近，就越安全呀！”

“对。”王强连连点头说，“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。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，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，接济接济部队。说实话，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……”

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，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，他笑着说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山里的部队的确很

困难呀！你和老洪回来后，好几个月没有音讯，司令部很担心，生怕你们遭到危险……”

两个人谈了一阵，王强又向老周谈起他和刘洪回来以后的工作情况，他说：

“我和老洪从山里回来以后，干什么呢？‘吃两条线’，白天在这小炭厂当伙计。晚上，就约合一班子人，扒鬼子的火车。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线吗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铁路就吃两条线呀！往年下窑出苦力，顾不上吃饭，我们实在饿极了，就扒上火车，弄下几麻包煤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！说起这帮扒车的人，都很有种，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，数老洪扒得最好。不过，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，就得拼命。老洪脸上留下一块疤，就是被车警打的。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，可以割麻包上的绳子，又可以捅车警，这样一来车警为了活命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打马虎算了。这帮穷兄弟都很服贴老洪，他勇敢、讲义气，车又扒得多，能为穷兄弟撑腰，只要老洪一呼，说干啥就干啥，像一群小老虎似的。这次回来，他说搞鬼子的火车更应该！”

“我呢？利用我父亲当初在车站干脚行的关系，也到车站去干了推小车运货的苦力。这样，我消息灵通，

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，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都经我的手，哪趟车装什么货，我都知道。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去搞车，一搞一个准。

“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，鬼子在站台对面，又开了一个国际洋行。从枣庄运出去的煤，从外边运来的东洋货，从四乡收来的粮食，都得经过这个洋行。

“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，都是从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。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。我亲眼见到中国的财富，煤、粮食，像淌水似的不分昼夜地往外运，真心痛呀！他们三个鬼子杀够了咱们中国人，又来做买卖，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，养得胖胖的。

“洋行货太多，他们从车站上的脚行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，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，其中也有我。编队的时候，选二头，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，过去我父亲是老脚行头，大家都推我当了二头，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，要不是为了工作，龟孙才干这个！”

老周说：“鬼子呢？”

“说到鬼子么！他奶奶的，大部分住在公司里、车站上。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，现在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，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。还成立了



维持会，大家连环保，一家出事九家受连累，居民都领良民证。鬼子天天在街上乱抓人，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。大队的鬼子，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，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，送进宪兵队很少能活着出来的。还有送到大兵营的，那里四下用电网围着，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，就没有见出来的，就是枪毙了，也得有个响声呀！住在附近的老百姓，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。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：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不是叫洋狗咬死，就是叫刺刀穿死，这是给新兵练刺刀，训练洋狗，你说鬼子多残忍！

“还有，煤矿上有个医院，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，都换上了日本医生，中国人也留了几个，只是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睡觉。开头，这些中国大夫觉得也没什么；可是渐渐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早上去上班，手术室的地板总是刚用水洗过，可是墙角、手术台脚，都残留着血迹。天长日久都是这样，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，并没有病人需要晚上开刀动手术呀！没过多久，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。有个老百姓晚上偷偷隔着窗户往外看，每天夜里都有汽车装着捆绑的中国人到医院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汽车拉出来的都是麻袋包，血顺着

铁道游击队



麻包往下淌，原来是鬼子把抓来的中国人供鬼子医生作活的解剖！你说鬼子狠不狠？毒不毒？”

王强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，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、沉重，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。

沉默了一会，王强又说：

“你说，是个中国人，咱能忍了吗？老洪更是恨得直咬牙，我们出山时，带回了一支十子连发的手枪，我俩一有机会，夜里就去摸鬼子的岗哨，混过去，打倒就跑。人熟地熟，他再戒严，查户口也白搭。就这样，我们也干了几回，消消肚子里这股闷气。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，心想：‘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，心里才解恨！’一天夜里，我和老洪约了人就把三个鬼子军官杀了！”

“啊！杀了么？”老周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说杀了三个是假的，杀了两个半，有一个没杀死，第二天又活了，这只怪我，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。”

“你说说，你们怎么去杀的？”老周说。

“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？每天晚上大伙都换班回家了，我还得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账。当天装多少件，

卸多少件，工友们该领的钱，都由我和金三结账，他有时也留我坐一会，给我支烟，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：‘王的，你的好好干，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。’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，好让我俯首帖耳为他们效劳。有时我也帮他扫扫地，收拾屋子。日子长了，到各屋出出进进，鬼子也不避讳我。

“有天晚上，我和金三结账很晚了，大掌柜、二掌柜都睡下了，这个金三也打着哈欠想睡，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时间。等三掌柜也睡下了，我把电话机偷偷地搬到离床远点的地方，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。当晚我找到老洪，把情况一谈，他说：‘干！可是枪不够，三个鬼子，咱俩只有一支枪，搞不利索，洋行对过就是站台，并有流动哨兵。

“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，枪不够用刀砍！一把短枪再加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正好，可是又一想，枪一响，鬼子听见后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？商量了一下，进去都用刀砍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放枪，我领路，半夜十二点以后，我们就到洋行去了。

“我悄悄摸到门口，他俩在拐角的黑影里等着，我把大门弄开，招手让他们溜进去，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

的，我上去用力往两边一拉，拉开了，屋里的电灯雪亮，老洪和彭亮早跃进去了，只听喊哩喀喳，鬼子一阵乱叫，等我进去时，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。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，滚在地上乱叫。我急了，夜深人静，不能让他叫下去，一步上去，对着被子打了两枪。枪一响，我们马上就溜了。我们满身大汗跑回家里一听，车站上并没有动静。原来，在屋里打两下手枪，被外边的火车声淹没了。车站上的鬼子并没发觉，事办得还很利索，真痛快，这三个日本军官总算受到了惩罚。

“第二天一早，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去了。我点了点人数，都来齐了，我说：‘走，到洋行看看，今天运啥货！’小车吱吱呀呀到洋行来了，一看，大门半开着，我心里有数呀！就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，先到账房，这里没有一个人，我说：‘到南屋看看三掌柜起床了没有。’一会功夫，只听一阵啊呀声，有人跑了回来，‘二头，不得了啦！鬼子叫人杀了！’我故意装着不懂，问：‘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！’他们说：‘鬼子不知叫谁杀了。’我急忙站起来说：‘真的么？哪有这种事！跟我去看看！’伙计们怕事，都想跑，被我喝住了：‘事到眼前，谁也不准跑。’我就往南屋走去。其实不



看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一进门，却使我大吃一惊。大掌柜、二掌柜都死了，可是金三却满头是血地坐在炕上。原来夜间我进去时，蒙着被子满地滚的正是他，我那一枪，只在他头皮上穿了一道沟，另一枪是从肋骨间穿过，没打中要害，当时他是吓昏过去了，天亮了又苏醒过来，他也不会晓得是我干的。所以我一眼看见他坐在炕上，虽然心里吃惊，可表面上没敢露出来，就假装惊慌地急忙跑上前去叫着：‘太君，怎么了呀……’金三说：‘夜里来了土八路，王的！你打电话！’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，报告洋行出了事，又给医院打电话，叫派人来。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，四下支上了机关枪。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溜了，可是我硬拉住几个人，院里院外地忙着。汽车来了，我帮鬼子把三掌柜抬上汽车，他临上汽车，看我累得满头大汗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‘你的好好的，我医院的出来，你干活大大的……’我说：‘好好的，干活大大的！’送他进医院了……”

老周完全被王强的故事吸引了，他松了一口气说：

“真危险呀！以后没什么事了吧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？”王强眨着小眼说，“危险的还在后

边呢！洋行里的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都比三掌柜大，赚钱很多，金三官最小，常干杂活不被重视。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，满脑子金票的飞舞，代替了伤口的疼痛。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，那两个鬼子的死，他不但不难过，反而感到幸运，认为今后他就是洋行的大掌柜了，所以临上医院时要我好好干，就是拉拢我，今后为他出力。

“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都没有一点动静，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。第四天，我们这些脚夫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，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，四下架起了机枪，所有的脚夫都被赶上了汽车拉到宪兵队去了。

“我在汽车上，看到所有被捕的人只有我自己是参加这件事的，心想，完了，不死也得剥层皮。一进去，我们都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地上铺着煤渣，鬼子端着刺刀，逼着大家脱了衣服，跪在煤渣上听候审讯，我们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流血了。我是二头，第一个被喊去审问。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，旁边是个中国翻译，宪兵队长问：‘你的二头？’我点了点头，没鞠躬说‘是’。这个汉奸翻译官想讨好鬼子，飞起一只脚向

我踢来，想摔我个倒栽葱。我眼快，右腿猛力后蹬，手一架，只听扑通一声，翻译官仰面朝天摔在地上，我愤愤地低声骂他：‘你是不是中国人？’翻译官从地上爬起来，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，却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，‘你的不好！滚的！’就拉着我到屋里去了。他很客气地拉把椅子让我坐下，说：‘洋行的事，你的知道？’我说：‘不知道！’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，不相信地摇了摇头，‘你是二头的，洋行的常在，一定的知道。’他的眼睛像狼一样的盯住我的脸。我用眼睛迎着他说：‘我真的不知道。’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，在屋里走了一遭，然后站在窗前，指着院里跪着的人说：‘他们的有？你的知道，说了没有你的事。’我摇摇头说：‘太君！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，我哪能知道是谁干的呢？我真不知道。’听见我这三个不知道，宪兵队长暴跳起来，啪的一声，捶着桌子，茶杯都被震翻了。他刷地从腰里抽出洋刀，放在我的脖子上，我的心一凉，耳边听到他叫道：‘你的二头，不知道，就杀了杀了的。’我心一横，想‘反正完了’，就又摇了摇头。

“这时候，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，宪兵队长就怒冲冲地出去了。这新进来的鬼子满面笑容，在我旁边坐

下，还拿起桌子上的茶点让我吃。我不吃，他笑咪咪地说：‘你要好好地说，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。’我说：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能硬说知道么！’鬼子冷笑着说：‘好！看你说不说！’他向外边的两个武装鬼子咕噜了一声，他们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，眼看就要动刑了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，我要用这个没死的对头，来为我抵挡一阵子，就理直气壮地对鬼子说：‘太君，我再说你也是不信的，求你打个电话问问洋行的三掌柜，我是好人坏人他很清楚。出事的那天早上，还是我发现了这事，还是我打电话给你们报告的，医院来救护三掌柜也是我打的电话，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三掌柜，这事要是我干的，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吗？早逃跑了！’

“鬼子听了以后，大概也觉得有些道理，果然打起电话来了，他叽咕了一阵日本话，放下听筒，脸上有了笑容，走到我跟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‘你的好人大大的，三掌柜的说你的很好，好！你的没有事了，回去的！’

“就这样，我被放了出来，那些脚夫虽然受了点罪，还不是空折腾了一阵子，又都放出来。”

老周听完了王强和刘洪杀鬼子的事又紧张，又兴